

# DANGDAI

红莓恋人曲

SULIANWENXUE



当代苏联文学

瓦·舒克申

叶·格里高利耶夫



红 莓 瓦·舒 克 申 著  
恋 人 曲 叶·格里高利耶夫 著

---

韦范序 夏金译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江奇勇

封面设计 蒋万景

## 红 莓 恋 人 曲

---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跃进路1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合肥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7.5 插页：2 字数：158,000 印数：47,500

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9月第1次印刷

---

统一书号： 10102·859 定价：0.56元

本书收入的两部电影小说，都是苏联七十年代反映道德伦理题材的代表性作品。

《红莓》描写了一个劳改犯刑满释放后的不幸遭遇。主人公普罗库金本是流氓盗窃集团的骨干，在劳改营里以通信方式认识了农妇柳芭，刑满释放后，与她结成了情侣。在爱情的感召下，普罗库金感受到生活的美好，决心改邪归正，重新作人。但是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障碍，使他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，最后却惨遭杀害。作品以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揭露了苏联社会的阴暗面，对主人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，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倾向。

《恋人曲》主要写了一个年轻人的恋爱故事。主人公谢尔盖参军后，在一次救援工作中负伤，由于和部队失去联系，误传牺牲，他的未婚妻再嫁他人。谢尔盖回来后痛不欲生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生活医治了他心灵上的创伤。数年之后，谢尔盖又在另一姑娘的心中得到了爱情。作品以充满诗意的抒情笔调描写了青年人的纯洁爱情，表现了爱情与义务的主题。

书号：10102·859

定价：0.56 元



15124  
61

中

## 目 次

- 红 莓.....瓦·舒克申（ 1 ）  
恋人曲.....叶·格里高利耶夫（110）

# 红 莓

瓦·舒克申 著

韦 范 序 译

这个故事是在某城北面一个劳改营里开始的。那里景色美丽，然而气象森严。

……劳动日结束后的一个傍晚。

人们集中在俱乐部里……

一个肩膀宽阔、脸孔粗糙的男人走上舞台宣布说：

“现在由以前的惯窃犯组成的合唱队给我们唱一首思念曲《晚钟》！”

参加合唱的人从幕后鱼贯而出。他们站成两组，一大一小。这些合唱队员完全没有歌唱家的气质。

宽肩膀的男人指着大组宣布说：“参加伴唱组的人是明天就要服刑期满的人，这是我们的传统，我们要保持这个传统。”

合唱开始了。也就是说，小组里的人开始歌唱，大组里的人都低着头，只在需要的时候才充满感情地发出“敲钟”

的声音：

“嘞——嘞……”

就在这个“嘞——嘞”组里，我们看见了我们的主人公——叶戈尔·普罗库金，一个四十岁左右、剃光了头的人。他挺认真，当“钟声作响”时，他皱起眉头，摇晃着圆圆的农民的脑袋——使人想象出“钟声”在晚空中飘荡的情景。

叶戈尔·普罗库金服刑的最后一天就这样结束了。前面就是自由了。

早晨，在一位长官的办公室里进行了这样一次谈话：

“说说看，普罗库金，准备怎样生活啊？”长官问。看得出，这种问题他问过无数次了，这些话都是脱口而出的。

“老老实实的！”叶戈尔急忙回答说。应该认为，他这些话也是现成的，因为他说起来是非常随便的。

“对，这我明白……可是怎样生活呢？你怎么打算的呢？”

“我想干农活，长官公民。”

“同志。”

“啊？”叶戈尔没明白。

“现在对你来说，大家都是同志了。”长官提醒说。

“啊！”普罗库金满意地想起来了。他为自己的健忘甚至笑了起来。“对，对，……会有很多同志的！”

“你为什么想去干农活呢？”长官真的发生了兴趣。

“我本来就是农民啊！生来就是。您知道，我爱大自然。我要买头母牛。”

“母牛？”长官惊奇地说。

“母牛。要有这么大奶子的。”叶戈尔用手比画着。

“挑母牛不能光看奶子大小。如果牛还小，哪儿会有这么大的奶子？你要是买头老母牛，那才会有这么大的奶子呢……可是又顶什么用呢？母牛应当是……匀称的。”

“那看什么呢？看腿吗？”叶戈尔讨好地问道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怎么挑？看腿吗？”

“为什么看腿？要看品种。有各种不同的品种，比如说，有一种丘陵地带的……”长官再也想不出别的来了。

“我真喜欢母牛。”叶戈尔挺带劲地说，“我要给它盖个牛棚……”

长官和叶戈尔都沉默了一会，互相望着对方。

“母牛是不错，”长官同意说，“不过，怎么，你就养一头母牛？你的职业是什么？”

“我有很多职业呢。”

“举例说呢？”

叶戈尔想了一会，仿佛要从自己干过的许多职业中挑出一项和偷窃沾不着边的来。

“钳工……”

电话铃响了。长官拿起话筒。

“啊，啊……上的什么课？什么题目？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？是这样，那他们对哪个人物提出了问题？达吉雅娜？达吉雅娜这个人他们有什么不清楚的？我是说，他们对……”长官又听了一会话筒里尖细刺耳的声音，同时带着责备的意味瞧了叶戈尔一眼，一面轻轻地点了点头，看来都弄清楚了。“让他们……你听我说：让他们少胡搅蛮缠！说什么



——会不会有孩子?!……难道这首长诗是写这个的吗?等着我去给他们解释他们就不问了!你跟他们说……好吧,马上尼古拉耶夫就上你们那儿去。”长官放下这个话筒,又拿起另一个,一边拨号码,一边不满地说:“我的副教授就是这样的……尼古拉耶夫吗?女教员的文学课被搅乱了,提起问题来了。什么?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。不是关于奥涅金,是关于达吉雅娜,问她和那个老头会不会生孩子。你去处理一下,去吧。看,这就是副教授!”长官一面放下话筒,一面又说:“还提起问题来了!”

叶戈尔想象着上文学课的情况,笑了一下。

“他们想知道……”

“你有妻子吗?”长官严肃地问。

叶戈尔从胸前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交给长官。长官接过照片看着……

“这是你的妻子?”他问道,并不掩饰自己的惊奇。

照片上是一个相当漂亮的青年妇女,看起来又温柔又开朗。

“未来的。”叶戈尔说,他因为长官感到吃惊,而不高兴。“她在等着我。不过她本人我还一次没见过呢。”

“这是怎么回事?”

“通信认识的。”叶戈尔伸过手把照片拿回来,“请给我。”他自己也端详着那张单纯可爱的俄罗斯型的面孔,

“她叫贝加洛娃·留波芙·费道罗夫娜。她脸上的神情显得多么相信人啊!真了不起,对吧?她挺象个女出纳员……”

“她写的什么?”

“她写道,对我不幸她全能理解……可是她又说,我

不明白：你怎么会弄到坐牢这个地步？信写得真动人。看着信就安心了……她以前的丈夫是个酒鬼——她把他赶出去了。可是她并不因此而怨天尤人。”

“你明白你这是在干什么吗？”长官低声而认真地问。

“明白。”叶戈尔也轻声说。他把照片又收藏了起来。

“首先，要穿得象个样子。你看看你自己，象个普列斯纳来的万卡。”长官不满地打量着叶戈尔，“这象个什么样子……为什么这么个打扮？”

叶戈尔穿的是一件斜领褂子，脚上一双大皮靴……那件绒外套和制服帽已完全解除人们对叶戈尔的一切猜疑——不是个农村司机，就是个修理卫生设备的钳工，此外还隐约使人感到他参加了业余艺术团。

叶戈尔望了望自己身上，笑了一下。

“这是演出时候穿的，后来没来得及换。”

“演员……”长官只说了这么两个字，也笑起来了。他不是个凶狠的人。这些什么主意都能想得出来的人老是让他感到惊奇。

终于自由了！

这就是说，门在叶戈尔身后关上了。他出现在一个小镇的街道上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春天的空气，眯起眼睛，转转脖子……他走了几步，就靠在围墙上了。一个拿着提包的老太婆从旁边经过。她站住了……

“您不舒服吗？”

“我很好，老妈妈，”叶戈尔说，“我春天进去的，这可真不错。应当永远在春天进去。”

“上哪儿去啊？”老太婆不明白。

“进监狱。”

老太婆这才猜着，她是在和什么人说话。她害怕地避开，一步一晃地走了。她看了看身旁的围墙，又回过头来望望叶戈尔。

这时叶戈尔正迎着—辆“伏尔加”举起手来。“伏尔加”停下了。叶戈尔开始和司机说要到什么地方去。起初司机不同意，叶戈尔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钞票让司机看了看……然后就坐了进去。

他坐在司机旁边。

这时那个关心过叶戈尔的老太婆又走了过来。她是特意穿过街道走到这边来的。

“请原谅我，”她俯身向着叶戈尔说，“为什么非得是春天呢？”

“进监狱吗？进去是春天，出来也是春天呀！自由和春天！人还要什么呢？”叶戈尔对老太婆笑着说。他朗诵起诗来：“我那青青的五月，蓝蓝的六月。”

“这样啊！”老太婆真吃惊了。她站直了身子，盯着叶戈尔，就象瞧着城里行驶汽车的大街上走着的一匹马一样。老太婆的小脸红红的，气色很好，眼睛也很明亮。她自己并没有意识到，她使叶戈尔体会到了一个最愉快、最珍贵的时刻。

“伏尔加”开动了。

老太婆朝着远去的汽车望了好一会，喃喃自语道：“你倒说说看……还是个诗人呢。”

这时叶戈尔已一心一意地凝视着前方。

出了村镇，前面是广阔的田野。

“你有音乐吗？”叶戈尔问。

司机是个年青的小伙子，他用一只手从身后拿出一台半导体录音机。

“按一下，边上那个键……”

叶戈尔按出了动听的音乐……他把头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。他早就等待着这个时刻了，终于等到了。

“高兴吗？”司机问。

“高兴？”叶戈尔清醒过来，“高兴……”他就象在咀嚼着这个字眼的滋味。“告诉你，小伙子。如果我能活三次，第一次生命我就全坐了监狱，第二次生命我就给了你，第三次我就随心所欲地过了它。可是，既然我只能活一次，那我现在自然高兴了。你会使自己快乐吗？”叶戈尔由于感情冲动，有时候也能高出于自己的格调，说一些优美但又空洞的话。“你会吗？”

司机耸耸肩膀，什么也没说。

“哎，孩子，你的事儿可不妙。这都不会：你成了个干瘪的家伙啦。”

“有什么可快乐的呢？”

叶戈尔忽然严肃起来。他在沉思。他有时就是这样——无缘无故地就突然沉思起来。

“啊？”叶戈尔机械地问道。

“我说有什么使人快乐的呢？”司机是个理智、拘谨的小伙子。

“这个么，老弟，有什么可快乐的——我也不知道。”叶戈尔不情愿地从自己那遥远、遥远的遐想中解脱出，“你

要善于呢，就能快乐，要不善于呢，就只好这么坐着了。这是没什么好问的。譬如说，你喜欢诗吗？”

表情呆板的小伙子又无所谓地耸耸肩膀。

“你看，”叶戈尔遗憾地说，“你还打算让自己快活呢。”

“我本来就没打算快活。”

“应当喜欢诗。”叶戈尔断然结束了这个提不起劲来的谈话。“你听着，是些什么样的诗啊。”叶戈尔朗诵起诗来了——他有时有遗漏，因为已经记不清楚了。

……白茫茫的雪原，  
突然出现了恐怖不安，  
你好，我们凶恶的死神，  
我迎着你走上前！

城市啊城市，你布下了牢圈，  
把我们围困在内，象尸骨一般，  
在原野上呻吟啊……

这里忘了一点：

电线杆压在上面……

这里又忘了一点，下面是：

那又怎么样！我们不是头一次，

陷入了深渊，  
不管心里多么痛苦，  
还有歌声把野兽颂赞，

猎人严密设下牢籠，  
把狼来杀砍，  
野兽伏下来……从阴暗的角落，  
马上就要把枪机扳，  
突然向前一跃，它的尖牙，  
把两条腿的敌人撕成了碎片。

啊，向你致敬，我的亲爱的野兽，  
你没有顺从地伏卧在屠刀下面，  
我和你一样——也在到处奔波，  
躲避可恨的敌人的追赶。

我和你一样，在时刻准备着，  
我要看见敌人血流斑斑，  
即使已听到了胜利的号角声，  
也要在临死时一跃向前！

即使我在白茫茫大地上倒了下来，  
埋身在松软的雪堆里面，  
也还要在那彼岸之上，  
让复仇的歌声飘扬久远……

叶戈尔自己沉浸在诗句的力量之中。他咬着嘴唇，两眼凝视着前方，呆坐着一动不动。在他那凝望远方的目光里显出一种决心，就象他很早以前就向“彼岸”的某个人提出过挑战，而且从未胆怯过。叶戈尔自己在这聚精会神的一刹那间就是一股真正的、勇猛的力量。看来，尽管生活是不轻松的，但是并没有压垮他，而是把他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、棱角象钢那样硬的人。

“这首诗怎么样？”叶戈尔问。

“是首好诗。”

“好诗，就象喝了一杯烈酒。”叶戈尔说，“你还说不喜欢诗呢。还年青啊，应当对什么都感兴趣。唉，停一停，我碰见自己的姑娘了。”

司机弄不明白，他遇见什么姑娘了，不过还是停了车。

叶戈尔走出汽车。周围是一片白桦林。这片纯净洁白的世界在还是黑黝黝的土地上显得更加闪光耀眼！……叶戈尔靠在一棵小白桦树上，四面望着。

“他娘的，有多带劲儿啊！”他轻声赞叹说，随即又转过身来用手掌抚摸着那棵小白桦树，“你好啊！你真可爱呀……真是个漂亮的新娘子。在等着未婚夫吧？快来了，快来了。”叶戈尔很快转身向汽车走去。现在一切都清清楚楚的，应该找一条出路，要快，一刻也不能拖延。

“廖沙①，开足马力吧，要不我的心都快从胸口蹦出来啦！应当干点事啦，你带着酒吗？”

“哪儿来的酒啊？”

---

① 即阿辽沙的昵称。阿辽沙是俄国人很普通的一个名字。这是叶戈尔在顺口称呼司机。

“那就开车吧。你这个音匣子值多少钱？”

“两百卢布。”

“我给你三百，我要了。我喜欢它。”

在州中心的郊区，叶戈尔让汽车停下来。他没有让汽车开到自己人住的那幢房子门口。

他大方地给司机付了钱，拿上自己的“音匣子”，经过许多人家，绕了许多弯，才走到“农舍”。

“马林果<sup>①</sup>”全都在场。

一个漂亮的年青女人拿着吉他坐在那里……电话机旁坐着一个象哈巴狗似的大脑门家伙，他死盯着电话……还有四个大腿光光的姑娘也坐在那里……一个魁梧的小伙子在房内来回踱着，不时地瞅瞅电话机……“翻嘴巴”坐在圈椅上，露出一嘴乌牙，拿着一只高脚杯喝香槟酒……还有五六个小伙子散坐着，有的抽着烟，有的就这么呆着。

房间里凌乱不堪。蓝色的糊墙纸又破又脏。它的颜色让人想起了春天的天空，虽然显得很不相称。因此在这个臭哄哄的密室里，这一点就更让人感到压抑。象这样的住处一般都称之为巢穴——其实这对野兽倒是侮辱了。

大家都呆坐着，显得挺奇怪，不时望望电话机。全都很紧张。只有那个高颧骨的年青女人轻轻拨动琴弦，低声唱着。她的声音有点发哑，可是充满了感情，因而仍然显得十分动听：

---

① 为盗窃集团的称号。



红莓呀红莓林，  
熟透了红莓林，  
这个外乡人哪，  
我摸透了你的心，

我摸透了你的心，  
和别人多不一样，  
我没法百依百顺，  
他就找别的姑娘。

而我……

大门上轻轻响起了暗号声。所有坐着的人都象听到一声大喝似的猛地一惊。

“别出声！”翻嘴巴说。他高兴地望望大家，又说了一句：“冷静点。”他使眼色让一个人去开门。

魁梧的小伙子向门口走去。

“有情况，”翻嘴巴说着把手伸进口袋里，等待着。

魁梧的小伙子没有取下门上的链条，稍稍把门开了个缝……他急忙地把链条取下，可是当他回过头来看了大家一眼，又把门关上了。

突然门外响起了进行曲。叶戈尔砰地一下打开了门，在进行曲声中走了进来。大家都迎着他站了起来，对他发出一片嘘声。

叶戈尔关掉了音乐，惊奇地向大家望着。

大伙走向前来和他问好……但尽量把声音压低。